

現  
代  
文  
學  
史



現代散文隨筆選

# 現代散文隨筆選

編 者 遵

發 行 者 太 平 書

風 局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 平 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 刷 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壹百伍拾元

# 目 次

## 知 堂

關於日本畫家	三
漢文學的前途	九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一九
中國的思想問題	二七
一黃軒筆記序	三五
倫理初論考書	四一
紀果庵	四一
譜錄	四九
亡國之君	六一

論不近人情

七

談文字獄

八

白門買書記

九

沈啓无

談山水小記

一〇五

六朝文章

一〇九

柳雨生

教書術(一)

一一五

教書術(二)

一一九

教書術(三)

一二三

異國心影錄

一二七

予且

子且隨筆

一五三

## 文載道

- 記學徒生活 ..... 一六七  
知人論世 ..... 一八五

- 水聲禽語 ..... 一九五  
關於清史稿 ..... 二〇九

## 陶亢德

- 貧賤江頭自浣紗 ..... 二三七

- 孩子的病 ..... 二三一

- 談雜誌 ..... 二三五

## 周黎庵

- 天才的對照 ..... 二四三

銘心的紀念 ..... 二五一

## 蘇 青

飯 ..... 二六五

自己的文章 ..... 二七一

兩條魚 ..... 二七七

## 班 公

憶昆明 ..... 二九三

烟草禮讚 ..... 二九九

## 溫 源 寓

周作人這個人 ..... 三〇七

## 秦 瘦 鷗

失貓記 ..... 三三三

龍沐助

記吳瞿安先生

石君

北平三日

戴望舒

幽居識小錄

林榕

叛徒與隱士

簡樸與綺麗

錢公俠

薄香人家

知

堂

關於日本畫家

漢文學的前途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中國的思想問題

一貴軒筆記序

俞理初論著書

原书空白

## 關於日本畫家

近幾年來常聽見人說，日本對於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翻譯很多，日本古典介紹到中國來的却還幾乎沒有。又有人說，日本很能賞識中國的名畫，中國人都不知道日本畫家的名字。第一個問題的理由說來話長暫且不提，第二個問題比較的簡單，現在不妨來談一談。中國人不知道日本畫家，其理由有好幾個。其一，本國畫家本來也就少有人知道。博物院美術館差不多還沒有，無處可看古畫，書集畫史近於專門，未易普及，少有美術評論家，後來雖然漸有介紹賽尚、古詞的文章見於雜誌，而寫得不高明，不能引起讀者興趣。其二，中國畫家向不注意日本畫。內行既然不提，外行自然更不知道。

清末上海石印的「古今名人畫稿」中，有好幾幅人物畫頗諸異，後來見北齊的畫譜，才知道是他的手筆，可是石印本上並無署名，所以同時無從知道是誰所畫。照這樣情形，一個普通的譜書人，假如他家里不是舊有收藏，他對於本國畫的知識也就難得及格，自然更不必說外國了。其實就是在日本，以知道外國畫家作為文化人的一資格，恐怕也起於現代，或者是大正來三十年間的事亦未可知，因為據我所知道，這種風氣似是由白樺發起，而對於此點的注重似乎也是武者小路君為主，至於別人大抵只

是人云亦云而已罷。

在日本留過學的人，有機會與日本畫接近，問他們知道幾個日本畫家的名字麼，這是可以的。不過知道雖會知道，而懂得與否却是別一問題。我自己大約就是這樣的一個。正如我不懂得詩而仍想買詩集詩話閑看一樣，我並不懂得畫，但也喜歡收集一點畫集之類，隨便翻看。我的確很受過白樺的影響，不過這還是在文藝一方面居多，此外又因初見這種高尚的同人雜誌，覺得很特別，創作之外還談宗教藝術，有這許多的插畫，但是齊尚古阿等西洋繪畫於我終是有點疏遠，不曾發生大關係，雖然也曾因此而買過後期印象派等幾種洋書。關於日本畫我所受的影響乃是從同時在大阪由雅俗文庫發行的浮世繪雜誌「此花」而來的。其實審美書院或者已經刊行浮世繪集，但此乃是貴重的專門書，一般的書籍還不大有，雜誌則恐怕未有，大概當以「此花」為嚆矢。「此花」先後一總出了二十四期，我都得了來，收藏至今，我因「此花」不但認識了日本的浮世繪，又因此認識了雅俗文庫與其主人廢性外骨，此後雅俗文庫的刊物我大抵都蒐求來，這給予我許多知識，引起我許多興趣，我則返報以三十年不渝的敬意。以前關於日本板畫家只知道葛飾北齋，有他的十幾冊畫集，兩本飯島蘿心著的北齋傳，現在就知道了好多，至今還背誦得出若干名字。依據各書鋪翻刻的種種板畫集，看了至今還記得而且愛好的，最早的是菱川宣，其後有鈴木春信，喜多川歌麿呂，歌川豐國，葛飾北齋，他們的特長固

是仕女畫，但是歌麿的畫本蟲撰、北齋的隅田川兩岸一覽、富嶽三十六景、富嶽百景、安藤廣重（加了姓反而覺得有點面生了）的東海道五十三次等，却更有意思。最近去世的小村雪岱，他繪笠森阿仙作的插畫，我在邦枝元二的小說裏，我也很喜歡，近日得其畫集，其中不少可喜之作。我是不懂畫的，但於日本浮世繪感到興趣者，其理由只是如此：一，對於線畫，著色畫，木板畫，有兒童時代愛好之情。二，這些畫家自稱大和繪師，離開了正統的畫派，自成一家的風俗。三，所畫的是市井風俗，可以看作江戶生活一部份的畫本。在那時候我也用力讀「川柳」，這個理由很有關係，但第二理由也頗重要，在浮世繪之外我亦因此愛好別的畫家，例如鳥羽僧正、池大雅堂、耳鳥齋、尾形光琳以及光悅宗達一流人，近時則如小川芋錢子，是也。我又愛民間藝術之大津繪，以及各類民藝品，大抵我所能知道的不是美術史上的大宗支派，所以前讀武者小路君的「東西六大畫家」，如雪舟等篇雖有興味，未能促進我的了解，柳宗悅君亦是白樺派之一人，著有初期大津繪，近又致力於民藝運動，則鄙人或是覺得更是氣分相近也。

永井荷風在大正初年寫過一篇浮世繪之鑑賞，登在雜誌上，後來收入江戶藝術論中，揭載卷頭。這篇文章我很喜歡，其第五節說得尤好，我會引用過好幾次，今又抄錄於後，其文曰：「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感耳哈倫似的比利時人而是日本人也，生來就和他們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

戀愛的至情不必說，凡對於異性之性慾的感覺悉視為最大的罪惡，我雖即奉載着此法制者也。承受勝不過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訓的人類也。知道說話則屏寒的國民也。使威耳哈倫感念的那滴着鮮血的肥羊肉與芳醇的蒲桃酒與強壯的婦女繪畫，都於我有什麼用呢？嗚呼，我愛浮世繪。呂海十年為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嬌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麪的紙燈寂寞的停留着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稀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憐。」異國文人的感想，未必能夠字字與我們的意思一致，但是這裏可以說差不多十九同意，特別是提明我們是生來就和他們白人命運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這個東洋人或亞洲人的自覺，即使與現時局離開了說，在知識人士也是必要，不但去蒐取世界新文化知識須以此作準衡就是研究本國的舊文思想，亦不可無此反省，固不欲以此自劃，只是有如懸鏡於側，時時引照，勿自忘形而已。我對於藝術是外行，愛浮世繪的原因與所得自然也都是在美術之外的，他人寬恕或以為不足怪，在我自己則已是很滿足的了。

個人意見以為知道外國的若干畫家，可以作為個人教養的一點資料，若在該外國的整個了解上大概沒有什麼用處。有人問起的時候，勉強回答二十來個畫家的姓名，或者於必要時從塵封的書架上取

出幾十冊畫集來做證明，這也不難，可是有什麼用呢。一個人可以記得好此時人文士畫家陶工鏡師的名字，但是對於其國民性仍是一無所知，如鄙人在數年前曾自白，即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也。

原书空白

## 漢文學的前途

今天所談的是中國新文學之將來，題目却是漢文學，這里須稍有說明。我意想中的中國文學，無論用白話那一體，總都是用漢字所寫，這就是漢文，所以這樣說，假如不用漢字而用別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羅馬字也好，反正那是別一件東西了，不在我所說的包圍以內。因為我覺得用漢字所寫的文字總多少接受着漢文的傳統，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寫下去，與這傳統便漸有遠離的可能了。

漢文學的傳統是什麼，這個問題一時也答不上來，現在只就感到的一部分來一說，這就是對於人生的特殊態度。中國思想向來很注重人事，連道家也如是，儒家尤為明顯，世上所稱中國人的實際主義即是從這裏出來的。孔孟的話不必多引了，我們只抄孟子離婁的一節話來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顰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我想這禹稷精神當是中國思想的根